

Le champ magnétique de Québec

朱晓琳 著

魁北克 磁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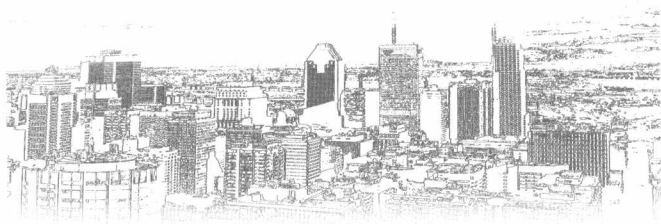
“你知道从魁北克起飞的航班为什么总是晚点吗？因为魁北克是个大磁场，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流连忘返，所以航空公司很理解旅客心情。”

小说以上海女作家欧沁女士参与国际写作计划为主线，勾勒了加拿大移民城市魁北克的浮生百态，既有对法国正统文化的坚守和质疑，更有当下魁北克人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



魁北克 磁场

朱晓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魁北克磁场/朱晓琳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21-3522-6

I. 魁…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658 号

责任编辑: 于 晨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魁北克磁场

朱晓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22-6/I · 2684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La vie, voyez – vous, ça n’ est jamais si bon ni si mauvais qu’ on croit. ”

Guy de Maupassant

“生活,从来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也不是想象的那样不幸。”

〔法〕莫泊桑

目 录

第一章

魁北克是个谜语 /1

第二章

圣劳伦斯河女神 /24

第三章

Le pont Mirabeau (米拉波桥) /45

第四章

印第安阳光 /70

第五章

Bonjour, tristesse(你好,忧愁) /94

第六章

黄昏去爱情花园 /118

第七章

你的歌别人不能唱 /141

目 录

第八章

蓝色喷泉的眼泪 /164

第九章

哪一张名片属于中国? /187

尾 声

再见,魁北克 /210

第一章 魁北克是个谜语

1

我是在文化参赞家的沙龙里认识了克洛德·莱维先生。

此前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雇员给我打来电话，那女孩声音温柔甜美，热情得让人心底荡起暖意。“欧沁女士吗？我代表文化参赞夫妇邀请您参加下周二晚上的私人家宴。为了欢迎来自魁北克的作家克洛德·莱维先生，您一定对莱维先生不陌生吧？他是北美地区非常著名的小说家。”

我不好意思跟女孩说实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克洛德·莱维这个名字，更不用说读过他的书了。我的手指划过桌上的记事台历，想看看下周二晚上是否已有安排。

女孩大概感觉到我的犹豫，电话里声音变得愈发叫人无法拒绝。“欧沁女士，总领事馆已签发了您去加拿大参加国际文学节和写作计划的签证，克洛德·莱维先生也将在此期间与您一同出席蒙特利尔国际文学节，您不想在上海先认识一下这位加拿大同行吗？”

我不得不承认接受这个邀请是出于不想让女孩失望，并非因为克洛德·莱维。我不是一个善于和喜欢交际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在文化参赞的沙龙里可以充当何种角色。

放下电话一个小时后，快递公司送来了请柬。请柬印制得十分考究，附上了参赞先生家周边道路及停车场草图，还有一份克洛德·莱维先生的生平小传，小传下方是作家的生活照片。

这是一张极为普通的西方中年男子面孔，眼神隐隐透出些许忧郁。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样的眼神很熟悉，我几乎可以断定克洛德·莱维先生不是加拿大人而是法国人，准确地说是从法国来到加拿大的移民。我希望在参赞家的晚宴上能证实自己的猜测。

记不得有多少年没来老锦江饭店了。好像最后来的那次我还戴着红领巾，为来自东欧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表演舞蹈节目，就在老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三十多年过去，上海的五星级酒店一座座拔地而起，老锦江饭店除了名字还能为上海人牵起一丝怀旧之情外，没落贵族般的外表即使矗立在闹市中心，也只有安静沉默的份了。我还不知道老锦江的北楼已改造成豪华公寓，公寓的主人大多为这座城市里有身份的外国人，比如参赞夫妇。其实老锦江饭店从它诞生的那个年代起，为外国人服务的时间远远超过中国人。

客厅里灯光很柔和，不太张扬也不显内敛，反正眼睛感觉很舒服。服务生端着托盘悄无声息来到每位客人身边，耳语一般询问客人是否需要一杯餐前饮料。服务生很年轻，举止却十分专业，大概是老锦江饭店培训出来的。我取了一杯金色透明的香槟酒，淡淡的苹果香味随着杯中气泡散发出来。

我想起很多年前在法国波日莱地区的地下酒窖里，一位葡萄酒商告诉我，无论何种应酬场合，女人手里有一杯香槟酒永远是得体的。我并不爱喝酒，拿着这杯香槟只不过让我相信自己看起来得体。

水晶吊灯下有一张玻璃茶几，上面放着几本克洛德·莱维先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森林里的音乐家》。我扫了一眼封面，果然是法文。我把自己的几本小说当做礼物送给参赞夫妇，参赞先生会几句简单的汉语，结结巴巴念着书名，然后把书交给夫人，参赞夫人就把我的书放在克洛德·莱维先生的作品旁边，让它们一块成为这个私人派对上的道具。

等所有人都坐到那张铺着绣花桌布的长西餐桌边，我才弄清楚其他来宾的身份。除了克洛德·莱维先生，还有一位上海滩有名的舞蹈家，专跳现代舞的。我只在电视上见过她，据说她不只跳舞，还是沪上外国人沙龙里的社交明星。另外有一对刚从加拿大回国的中年音乐家夫妇，也许因为刚回国，还不习惯讲中国话，夫妇二人与任何一位客人交谈都用英语。倒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画商，操着勉强能让人懂的汉语向众人推销他画廊里的作品。画商对我说：“Madame 欧，您一定喜爱装饰画吧？像您这样的作家若是书房里挂上几幅漂亮画儿，会激发创作灵感的呢。”我很想向他描绘一番家里的书房，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被书橱挤满了，连一小块空白墙面都瞧不见，能把画儿挂哪儿呢？不过我还是接过了年轻画商的名片，答应有空去他的画廊看看。

舞蹈家始终是整张餐桌的中心人物。应该承认一个跳舞的能将英语说到这般流利程度实属不易，何况舞还跳得那么好。舞蹈家手里举着刀叉，那把叉子上还挂着酸黄瓜片，她来不及将酸黄瓜放入口中，先腾出嘴来发表见解。“中国人如今只晓得迷恋刘德华周杰伦，什么品位啊？所以我每年都去欧美国家巡演，那里才能找到现代舞的知音呢。”

参赞夫妇和音乐家夫妇嘴里都含着食物，只好紧闭双唇向舞蹈家点头，算是认同她的看法。意大利画商恰好听懂了舞蹈家的英语，用比他的汉语流利不了多少的英语反驳道：“中国人里懂现代艺术的人可不少啊，我画廊里那些抽象派油画比古典油画卖得好呢。”

克洛德·莱维坐在我旁边，我发现他一直很沉默，专心致志地对付盘中一块烤龙虾，完全成了今晚以欢迎他为名义的私家宴会陪衬。

在撤下开胃菜盘子等候主菜上桌之间，有一段较长的空隙，即使再不喜欢交际的人也得没话找话，不然就成了空肚子上人家里来蹭

饭的食客，多少有点不雅。

“Madame 欧，来上海前我见过蒙特利尔国际文学节主席琳达女士，她告诉我您将在文学节上用法语朗读小说片段，请问您在哪儿学的法语？”克洛德·莱维终于主动与旁人交谈了。

“我曾在法国留学，里昂二大，读现代文学。导师是布律诺·杰拉斯先生，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您也许听说过？”我引出关于法国的话题，想证实一下对方是不是法国人，我成功了。

克洛德·莱维先生眼睛亮起来，双手合拢做了个祈祷的手势，“Mon Dieu, le monde est petit(上帝，世界真小)。我出生在里昂，四十年前我在里昂第二大学文学系读书时，布律诺·杰拉斯刚当上助教。”

克洛德·莱维的惊呼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舞蹈家也闭上了嘴。参赞夫人提议为我和克洛德·莱维两位异国校友的相逢举杯，我和克洛德·莱维都喝干了杯中的红葡萄酒。真的，世界很小。

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克洛德·莱维希望我对他直呼其名，他也对我去掉了“Madame”，叫我“欧”。他说永远搞不清楚中国人的名和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欧”的发音简洁，容易发准确。

晚餐结束后宾主回到客厅里喝威士忌，克洛德跟谁都说法语，所以别人就心照不宣地把他让给了我。我和克洛德手里拿着加了冰块的威士忌酒，克洛德在认真品尝，我只是装装样子，我从不觉得让烈性酒从嗓子燃烧到肠胃有什么快感。

窗外是淮海路最繁华的一段街景，霓虹灯闪烁出的光晕在克洛德脸上变幻着各种奇妙图案。其实我的脸上一定也同样如此，只是我看不见自己的脸。克洛德凝视窗外，若有所思道：“这条街真像里昂，像极了，你说呢？欧？”他对我用了“你”而不是“您”，这点不太像个真正的法国人。初次见面用“你”称呼一位女士，大概是北美文化

在他身上的印记。

“有点像吧，但我不记得里昂有那么多的霓虹灯，里昂比这儿安静得多。”

“你爱上海吗？很爱吗？”

“当然，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这辈子只属于她。”

克洛德把酒杯放在沙发一角的茶几上，双手握成拳头抵住下巴，轻轻叹了口气。在交际应酬场合中，有人只希望别人看到他的一些表面现象，殊不知旁观者却可以借助他无意间的一些小动作，或者不知不觉中掠过脸部的某些表情，探得此人内心深处绝非与表情相同。克洛德没有再继续关于上海与里昂两座城市的话题，他用《森林里的音乐家》交换我刚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在扉页上签名时克洛德苦笑了一下：“你可以读我的小说，我却只能将你的书放在书橱里装点门面，每个中国字于我都像神仙画的图案。”我告诉克洛德我已经翻译完这本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准备在蒙特利尔国际文学节上朗读。克洛德做出一副很夸张的喜悦表情：“那，我还不算太亏，以后同朋友吹吹你的小说内容，没准他们以为我来了趟中国就学会汉语了呢。”

意大利画商大概向音乐家夫妇兜售掉了他的商品，寸步不离地跟在人家身后。看他那笑容真不忍心不买他的东西。舞蹈家在酒精刺激下反倒安静下来，开始梳理脖子上长围巾的流苏，那是给主人一个准备告辞的信号。

参赞夫妇和克洛德一同把我送到电梯口，克洛德说：“欧，我期待着两个星期后在魁北克见到你。”

2

我拖着行李箱一路小跑，跨入候机大厅那一刻正好听到令人沮

丧的广播：加拿大航空公司飞往温哥华的航班将延迟两个小时起飞。我停下脚步，坐在拉杆箱上喘气。早知如此，我怎会央求出租车司机一路超车猛赶，下车时多给了十块钱还没听见个“谢”字。

托运完行李，领登机牌时柜台后面的小姐抬起头来一笑：“您懂英语或法语吗？”“都懂，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小姐很快打印出登机牌，站起身来解释：“我给您安排在紧急出口处的座位，算得上是经济舱的VIP座。不过航空公司要求安排懂英语或法语的乘客，我们照章办事。”我想起紧急出口处座位间距较宽，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的腿不至于太遭罪。

我在候机大厅将一本加拿大地图册翻了个遍，才听到登机广播。从登机长廊窗口望出去，那架尾翼上标有红枫叶图案的波音767飞机正静静靠在窗边，那是我今夜的栖身地，我希望有个好梦。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女乘务员，不是“空姐”也不是“空嫂”，准确地说是一群“空奶奶”。其中一位空奶奶在我入座不到三十秒钟便过来交代任务，“会英语还是法语？”她高声问道，竟然连称呼都省略了。

我看了一眼身边邻座乘客，那中年男人正在拨弄手机，他头也不抬地回敬空奶奶：“英语！”随即扭过脸来对我讲上海话：“不好意思噢，我法语不懂噢。”

空奶奶以子弹出膛般的语速向我们两个讲解坐在紧急出口处乘客的注意事项，大意是当飞机发生意外故障时，这两个座位上的人应该懂得如何配合机组人员打开舱门疏散乘客。空奶奶懒洋洋地做着肢体示范动作，似乎在扮演一个起飞前无可奈何或例行公事的角色。

我想起曾看到过一则数据，地球上平均一个人连续乘坐2000年飞机才会轮上一次空难，可见飞机是大众交通工具中安全系数最高的一种。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太认真听空奶奶的演说词，我只不过

用很认真的眼光打量着她。空奶奶花白稀疏的头发在后脑勺扎了个细溜溜的马尾辫,跟她的神情一样有气无力。铁灰色的乘务员套装裹住臃肿的身子,旁人看着都替她觉得累。最要命的我竟会去注意空奶奶的脚,那双黑皮鞋像是刚走完煤渣路,蒙着尘土,而且这个航班的女乘务员一律穿长裤不穿裙子,空奶奶的裤腿边也被鞋面蹭脏了。

我没意识到空奶奶的示范表演是何时结束的,大概在我低头看她鞋子的时候,反正她走过来和离开时都没对我们两个肩负重任的乘客使用任何称呼。我坐过许多国家的航班,却头一回见识这样的空乘服务员。

邻座男人大概看出我心思,主动介绍说:“加拿大全国一共三家航空公司,现在这家大的吞并了两家小公司,独大啦,服务再差也不愁没人坐。加上国土又大,垄断航线生意就不难做。我要不是没买到国航、东航的机票,才不坐这受气的加航呢。”

男人话刚说完手机响了,他对着手机大喊大叫:“第一只抛掉两千,第二只吃进一万,其余你替我看行情行事,到了多伦多我再打电话给你。”机舱广播里反复提醒乘客关闭一切电子通讯设备,以保障飞机起飞安全。可邻座男人全神贯注地对着手机操纵股票买卖,直到那空奶奶再次过来敲他头顶上行李箱板,他才关掉手机。

机舱内气氛压抑而沉默,没有音乐,没有“空客”那样人人椅子背后的小电视。我的右前方是个大屏幕电视,图像十分模糊,好像一群警察在追捕逃犯,听不清剧中人使用何种语言。幸好我带了克洛德的小说《森林里的音乐家》,不然真不知如何打发这十几个钟头空中囚徒般的时光。

“你大概出公差去加拿大吧?我看你没多少手提行李。”邻座男人把脸转向我。

尽管不同陌生人讲话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在这个憋闷的机舱里,我还是决定破回例。“算公差吧,去蒙特利尔开个国际会议。”

“我是技术移民,去加拿大八年了。早晓得国内经济发展这么快,留在上海其实也蛮好的,这几年炒炒股票就好发大财了。我们复旦经济系的同学出国不少,但留在上海的哪个不是买房买车。房子虽然没有我在多伦多的那么大,车子可都比我的高档漂亮喔。所以现在我一年回国两趟,上海的股票我也炒,发财机会是不好放过的。”旅途中本来萍水相逢,目的地一到各奔东西,邻座男人看来喜欢聊天,况且这类话题对双方而言都是安全的。

“移民八年,那一定已经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了吧?”我纯属没话找话,以免伤及邻座男人的说话热情。

“融入主流社会? 嘁,亏你想得出。我们上海人融入加拿大的社会不是等于废掉啦? 你不晓得加拿大人有多懒,社会福利太好了呀,只想享福不肯劳动。”邻座男人情绪激昂音量也提高了,幸而他在讲上海话,否则板着面孔从我们身边走过的空奶奶一定会对他不客气。

另一位空奶奶推着餐车来到我面前,同样面无表情:“牛肉还是鸡?”她让我选择晚餐。

“吃鸡,吃鸡,不要牛肉。”邻座男人代替我回答,空奶奶就把两份鸡肉套餐递了过来。

“加拿大的牛肉简直不是给人吃的,咬在嘴里木头屑一样没味道。你若不信去马路边放倒棵树,锯下几段木头来好冒充加拿大牛肉的。当然鸡也不好吃,但好过牛肉。”邻座男人的夸张解释听来叫人捧腹,我反问道:“这个航班从上海起飞,牛肉还是加拿大的么?”他愣了愣咧嘴一笑:“反正飞到温哥华途中要吃三顿饭,下一顿你要牛肉好了。”

记不得坐过多少回国际航班了，我还是头一回领教如此难以下咽的食物。那块硕大的鸡肉除了皮是热的，里面冻得硬邦邦，用刀都切不开。可怜的一点点蔬菜水果，不知在冰柜里放了多少日子，已经失去它们原来的色泽，叫人看一眼便食欲全无。惟独那盒冰淇淋蛋糕味道还不错，盒子底部清晰地标着“上海冠生园食品公司”。我想起那句老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飞机才刚飞到西太平洋上空，我已经开始想家了，想家里的热菜热汤。

机舱里灯光暗下来，只有头顶上安全带信号犹如一排萤火虫，整齐齐闪烁着。邻座男人说：“阿姐，你坐里面吧，好休息一会。我坐夜航班机不喜欢睡觉，怕进进出出影响你。”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默认了这样的称呼，他叫我“阿姐”，我称他“先生”。上海人一般不习惯在这种场合自我介绍姓名，更不会发名片留电话。聊天聊得再投机，心里到底是设防的。

我换了座位，其实我明白邻座男人不是不想睡觉，他带了好些手提行李，占据了几处行李箱，坐在外侧座位更方便留意头顶动静。

座位上的线毯很旧很薄，上面还有窟窿眼，若非亲身经历，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国际航班，寒酸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把克洛德的小说盖在脸上，它要比那条毯子温暖许多。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睡熟，反正在一声巨响之后我睁开眼睛，脑子依然十分清醒。

我听到邻座男人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吼道：“你到底想干嘛？我已经再三提醒你你里面是贵重瓷器，你凭什么不经我同意乱翻，现在怎么办？你赔，两百加元！”邻座男人迅速打开那只黑色旅行包，果然，里面一套细瓷咖啡具被摔碎了。

肇事者正是起飞前给我们做示范表演的那位空奶奶，她朝邻座男人冷笑一声：“赔偿？笑话，谁不知道你们中国人擅长造假，没准

这套东西上飞机前就是碎的。”

“你放屁。”邻座男人用中国话大喊一声，引来几个留学生模样的乘客一阵窃笑。邻座男人从内袋里掏出护照，举到空奶奶面前：“巴巴雷，看看清楚，老子也是加拿大人。”

乘务长闻声赶来，问清事情缘由，将邻座男人请到前舱去解决问题。邻座男人拿起黑色旅行包对乘务长说：“在解决问题之前，请您让这位女士从我眼前消失。”他用手指了指肇事的空奶奶。

我赶紧闭上眼睛将脸转向舱壁，用手捂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邻座男人那句“巴巴雷”使我联想起狄更斯小说描写的那个年代，那是指称粗俗女人的俚语，不知邻座男人哪里学来这般地道的英语骂人话。

不一会邻座男人提着包从前舱回来，我问道：“先生，事情解决了吗？”他一笑：“当然，按原价赔偿，要不等到了温哥华我去加航总部告她。”

我有点为这位上海老乡的脾气担心，“先生，大事化小算了，出门在外，不比在自己国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阿姐，你这种观念我不大赞同噢，什么叫大事化小？你越胆小老外越欺负你。首先我不做没道理的事，一旦逮着理，我是寸步不让的，看谁敢欺负中国人。”这一刻，他忘了口袋里的护照，又以中国人自居了。可是到了加拿大，中国人不也成了外国人吗？

十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邻座男人将在这儿转机去多伦多，我去蒙特利尔，但留给我的转机时间不足四十分钟。邻座男人虽然带了很多行李，可他怕我在如此大的机场里转晕了头耽搁时间，于是自称老马识途，执意先送我去蒙特利尔航班登机口。

过海关时一位女官员头也不抬问邻座男人：“先生，您既然已经

移民加拿大,为何一年中待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加拿大还长?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邻座男人大概又被勾起了飞机上的满腹牢骚,冷笑着回答:“我乐意,我觉得待在中国比在加拿大舒服,这就是理由。”

那女人抬起头来,同样冷笑道:“那您何必来加拿大移民?”

“这个问题该由移民局来问我,您好像管得太宽了,夫人。”邻座男人说。

我站在一米线外都能听见他们对话,心里不禁为老乡担忧。在海关跟执法者斗嘴有必要吗?况且还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幸而那女人先闭了嘴,没有为邻座男人的嘲讽言词动怒,例行公事地让他过去了,接着又把脸转向我。尽管我的微笑表情与邻座男人形成鲜明反差,那女官员似乎视而不见,同样一张冷面孔朝着我。我觉得邻座男人先前说的话有点道理,你越胆小老外越欺负你。

我们在登机口道别,邻座男人说:“阿姐,希望你喜欢加拿大,当然不喜欢也没关系,你不会在此久留。不像我,喜欢不喜欢都是无期徒刑,拿了人家护照呀。”

我对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总有一天你会在加拿大找到如同上海那种自由自在的舒服感觉。”

3

从温哥华飞往蒙特利尔的航班也由同一家航空公司垄断,乘务员却换成了清一色的空大叔,而且都只说法语,连飞机上的广播也用法语,乘客感觉像进入了另一个法语国家。

温哥华至蒙特利尔的航程超过从乌鲁木齐到上海,那些空大叔只给乘客送了一杯冰凉的矿泉水,之后就不再露面。我因为在前一个航班上拒绝比木头味道好不了多少的牛肉鸡肉,十几个小时里只